

五代史記

五代史記卷第十三

梁家人傳第一

嗚呼梁之惡極矣自其起盜賊至於亡唐其遺
毒流于天下天下豪傑四面並起孰不欲戡刃
於曾然卒不能少挫其鋒以得志梁之無敵於
天下可謂虎狼之強矣及其敗也因於一二女
子之娛至於洞曾流腸剖若羊豕禍生父子之
間乃知女色之能敗人矣自古女禍大者亡天
下其次亡家其次亡身身苟免矣猶及其子孫
雖遲速不同未有無禍者也然原其本末未始

不起於忽微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家人之初九曰閑有家悔亡其言至矣可不戒哉梁之家事詩所謂不可道者至於唐晉以後親疎嫡庶亂矣作家人傳

文惠皇后王氏

梁太祖母曰文惠皇后王氏單州單父人也其生三子長曰廣王全昱次曰朗王存其次太祖后少寡携其二子傭食蕭縣人劉崇家太祖壯而無賴縣中皆厭苦之崇患太祖傭墮不作業數加笞責獨崇母憐之時時自爲櫛沐戒家人

曰朱三非常人也宜善遇之黃巢起太祖與存
俱亡爲盜從黃巢攻廣州存戰死居數歲太祖
背巢降唐反以破巢遂鎮宣武乃遣人以車馬
之蕭縣迎后於崇家使者至門后惶恐走避謂
劉氏曰朱三落魄無行作賊死矣何以至此邪
使者具道太祖所以然后乃驚喜泣下與崇母
俱載以歸封晉國太夫人太祖置酒太夫人前
舉觴爲壽歡甚太祖啓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
登一第有子爲節度使無忝於先人也后惻然
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得如

先人也太祖莫知其故后曰朱二與汝俱從黃巢獨死蠻嶺其孤皆在午溝汝今富貴獨不念之乎太祖泣涕謝罪乃悉召存諸子以歸太祖剛暴多殺戮后每誠之多賴以全活大順二年秋后疾卜者曰宜還故鄉乃歸卒於午溝太祖即位立四廟追尊皇考爲穆皇帝后曰文惠皇后

元貞皇后張氏

太祖元貞皇后張氏單州碭山縣渠亭里富家子也太祖少以婦聘之生末帝太祖貴封魏國夫人后賢明精悍動有禮法雖太祖剛暴亦嘗

畏之太祖每以外事訪之后言多中太祖時時
暴怒殺戮后嘗救護人賴以獲全太祖嘗出兵
行至中途后意以爲不然馳一介召之如期而
至郴王友裕攻徐州破朱瑾於石佛山瑾走友
裕不追太祖大怒奪其兵友裕惶恐與數騎亡
山中久之自匿於廣王后陰使人教友裕脫身
自歸友裕晨馳入見太祖拜伏庭中泣涕請死
太祖怒甚使左右摔出將斬之后聞之不及履
走庭中持友裕泣曰汝東身歸罪豈不欲明非
反乎太祖意解乃免太祖已破朱瑾納其妻以

歸后迎太祖於封丘太祖告之后遽見瑾妻瑾妻再拜原拜慟然泣下曰冤鄆與司空同姓之國昆仲之間以小故興干戈而使吾姒至此若不幸汴州失守妾亦如此矣言已又泣太祖爲之感動乃送瑾妻爲尼后嘗給其衣食司空太祖時檢校官也天祐元年后以疾卒太祖即位追冊爲賢妃初葬開封縣潤色鄉耒帝立追謚曰元貞皇太后祔于宣陵后已死太祖始爲荒淫卒以及禍云

昭儀陳氏

昭儀陳氏宋州人也少以色進太祖已貴嬪妾數百而昭儀專寵太祖嘗疾昭儀與尼數十人晝夜爲佛法未嘗少懈太祖以爲愛已尤寵之開平三年度爲尼居宋州佛寺

昭容李氏

昭容李氏亦以色進尤謹愿未嘗去左右太祖病晝寢方寐棟折獨李氏侍側遽牽太祖衣太祖驚走棟折寢上太祖德之拜昭容皆不知其所終

德妃張氏

末帝德妃張氏其父歸霸事太祖爲梁功臣帝
爲王時以婦聘之帝即位將冊妃爲后妃請待
帝郊天而帝卒不得郊貞明五年妃病甚帝遽
冊爲德妃其年薨年二十四

次妃郭氏

次妃郭氏父歸厚事梁爲登州刺史妃少以色
進梁亡唐莊宗入汴梁故妃妾皆號泣迎拜賀
王友雍妃石氏有色莊宗召之石氏慢罵莊宗
殺之次以召妃妃懼而聽命已而度爲尼賜名
誓正居于洛陽初莊宗之入汴也末帝登建國

樓謂控鶴指揮使皇甫麟曰吾晉世讎也不可
俟彼刀鋸卿可盡我命無使我落讎人之手麟
與帝相持慟哭是夕進刃於帝麟亦自刎莊宗
入汴命河南張全義葬其尸藏其首於太社晉
天福三年詔太社先藏罪人首級許親屬收葬
乃出末帝首遣右衛將軍安崇阮與妃同葬之
妃卒洛陽

○太祖二兄曰全昱曰存八子長曰友裕次曰
友珪友璋友貞友雍友徽友孜其一養子曰友
文開平元年五月乙酉封友文爲博王友珪郢

王友璋福王友貞均王友雍賀王友徽建王友裕前即位卒追封郴王而康王友孜末帝即位封友璋初爲壽州團練使押左右番殿直監豐德庫友珪時爲鄆州留後末帝時爲忠武軍節度使徙鎮武寧友友雍友徽皆不知其所終

廣王全昱

廣王全昱太祖即位封太祖與仲兄存俱亡爲盜全昱獨與其母猶寄食劉崇家太祖已貴乃與其母俱歸宣武領山南西道節度使以太師致仕太祖將受禪有司備禮前殿全昱視之顧

太祖曰朱三爾作得否太祖宴居宮中與王飲
博全昱酒酣取骰子擊盆而迸之呼太祖曰朱
三爾碣山一百姓遭逢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
使於汝何負而滅他唐家三百年社稷吾將見
汝赤其族矣安用博爲太祖不悅罷會全昱亦
不樂在京師嘗居碣山故里三子皆封王友諒
衡王友能惠王友誨邵王乾化元年升宋州爲
宣武軍以友諒爲節度使友諒進瑞麥一莖三
穗太祖怒曰今年宋州大水何用此爲乃罷友
諒居京師太祖卧病全昱來視疾與太祖相持

慟哭太祖爲釋友諒使與東歸貞明二年全昱
以疾薨徙衡王友諒嗣封廣王友能爲宋滑二
州留後陳州刺史所至爲不法姦人多依倚之
而陳俗好淫祠左道其學佛者自立一法號曰
上乘晝夜伏聚男女雜亂妖人母乙董乙聚衆
稱天子建置官屬友能初縱之乙等攻劫州縣
末帝發兵擊滅之自康王友孜謀反伏誅末帝
始踈斥宗室宗室皆反及貞明四年友能以陳
州兵反犯京師至陳留兵敗還走陳州後數月
降末帝赦之降爲房陵侯友誨爲陝州節度使

欲以州兵爲亂末帝召還京師與友諒友能皆被幽囚梁亡莊宗入汴皆見殺

卽王存

子友寧

友倫

卽王存初與太祖俱從黃巢攻廣州存戰死存子友寧友倫友寧字安仁幼聰敏喜愠不形於色太祖以爲軍校善用方劒遷衙內制勝都指揮使龔州刺史太祖圍鳳翔遣友寧東備宣武王師範龔梁圍齊州友寧引兵擊之奪馬千匹斬首數千級太祖奉昭宗還京師拜友寧建武軍節度使賜號迎鑾毅勇功臣太祖復遣攻師

範圍博昌屠之清河爲之不流戰於石樓兵敗
交寧墮馬見殺交倫幼亦明敏通論語小學曉
音律存已死太祖以交倫爲元從馬軍指揮使
表右威武將軍燕人攻魏內黃交倫以前鋒夜
渡河奪馬千匹李季之以潞州降梁晉人攻潞
交倫以兵入潞州取罕之以歸累遷檢校司空
領藤州刺史太祖圍鳳翔晉人襲梁交倫以兵
三萬至礬山晉人乃却交倫西會太祖於鳳翔
昭宗還長安拜交倫寧遠軍節度使太祖東歸
留交倫宿衛伺察昭宗所爲交倫擊鞠墜馬死

太祖大怒以兵七萬至河中昭宗涕泣不知所
爲將奔太原不果宰相崔胤遣人止太祖太祖
以爲友倫胤等殺之奏請誅胤等昭宗未從乃
遣友諒至京師以兵圍開化坊殺胤及京兆尹
鄭元規皇城使王建勲飛龍使陳班閣門使王
建襲客省使王建乂前左僕射張濬太祖即位
已封宗室中書上議故皇兄存皇姪建武軍節
度使友寧寧遠軍節度使友倫皆當封於是追
封存朗王友寧安王友倫密王

郴王友裕

柳王友裕字端夫幼善騎射從太祖征伐能以寬厚得士卒心太祖與晉圍黃鄴於西華鄴卒荷稍登城罵敵晉王使胡騎連射不能中太祖顧友裕一發中之軍中皆大譁呼晉王喜遺友裕良弓百矢太祖攻鄆友裕以先鋒次斗門鄆兵景福元年太祖攻鄆友裕以先鋒次斗門鄆兵夜擊之友裕敗走太祖從後來不知友裕之敗也前軍遇敵多死太祖至村落間始與友裕相得是時朱宣在濮州太祖乃遣友裕先以二百騎前太祖後至與友裕相失太祖卒與敵遇敗

而走敵兵追之甚急前至大溝幾不免賴溝中
有積薪馬乃得過梁將李璠等死者十餘人多
友裕取濮州遂圍時溥於徐州朱瑾以兵二萬
救溥友裕敗瑾于石佛山瑾走都虞候朱友恭
讒之太祖以爲瑾可追而友裕不追太祖大怒
奪其兵屬龐師古以友裕屬吏使者誤致書於
友裕友裕惶恐不知所爲賴張皇后教之得免
權知許州許州近蔡苦於大寇居民殘破友裕
招撫流散增戶三萬餘遷諸軍都指揮使與平
兗鄆還領許州崔洪奔淮南友裕引兵定蔡州

市不易肆太祖兼鎮護國軍以友裕爲留後遷忠武軍節度使太祖攻鳳翔未下去攻邠州友裕破靈臺良原下隴州楊崇本以邠州降後崇本復叛太祖遣友裕攻之屯于永壽友裕以疾卒

博王友文

博王交文字德明本姓康名勤幼美風姿好學善談論頗能爲詩太祖養以爲子太祖領四鎮以交文爲度支鹽鐵制置使太祖用兵四方交文征賦聚斂以供軍實太祖即位以故所領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四鎮征賦置建昌宮總之以

友文爲使封博王太祖幸西都友文留守東京
庶人友珪者太祖初鎮宣武略地宋毫間與逆
旅婦人野合而生也長而辯黠多智博王友文
多材藝太祖愛之而年又長太祖即位嫡嗣未
立心嘗獨屬友文太祖自張皇后崩無繼室諸
子在鎮皆邀其婦入侍友文妻王氏有色尤寵
之太祖病久王氏與友珪妻張氏嘗專房侍疾
太祖病少間謂王氏曰吾知終不起汝之東都
召友文來吾與之決蓋心欲以後事屬之乃謂
敬翔曰友珪可與一郡趣使之任乃以友珪爲

萊州刺史太祖素剛暴既病而喜怒難測是時左降者必有後命友珪大懼其妻張氏曰大家以傳國寶與王氏使如東都召友文君今受禍矣夫婦相對而泣左右勸友珪曰事急計生何不早自爲圖友珪乃易衣服微行入左龍虎軍見統軍韓勅計事勅夜以牙兵五百隨友珪雜控鶴衛士而入夜三鼓斬關入萬春門至寢中侍疾者皆走太祖惶駭起呼曰我疑此賊久矣恨不早殺之逆賊忍殺父乎友珪親吏馮廷諤以劒犯太祖太祖旋柱而走劒擊柱者三太祖

億仆于牀廷諤以劔中之洞其腹腸胃皆流交
珪以裊褥裹之寢中秘喪四日乃出府庫大賚
羣臣及諸軍遣受百丁昭浦矯詔馳至東都殺
交文又下詔曰朕艱難創業踰三十年託于人
上忽焉六載中外叶力期于小康豈意交文陰
畜異圖將行大逆昨二日夜甲士突入大內賴
交珪忠孝領兵勦戮保全朕躬然而疾恙震驚
彌所危殆交珪克平兇逆厥功靡倫宜委權主
軍國然後發喪乾化二年六月旣望交珪於柩
前即皇帝位拜韓勅忠武軍節度使以末帝爲

汴州留後河中朱友謙爲中書令友謙不受命而懷州龍驤軍三千劫其將劉重霸據懷州自言討賊三年正月友珪祀天於洛陽南郊改元曰鳳歷太祖外孫袁象先與駙馬都尉趙巖等謀與末帝討賊二月象先以禁兵入宮友珪與妻張氏趨北垣樓下將踰城以走不果使馮廷諤進刃其妻及已廷諤亦自殺末帝即位復友文官爵廢友珪爲庶人

康王友孜

康王友孜目重瞳子嘗竊自負以爲當爲天子

貞明元年末帝德妃薨將葬友孜使刺客夜入
寢中末帝方寐夢人害己既寤聞榻上寶劍鎗
然有聲躍起抽劍曰將有變邪乃索寢中得刺
客手殺之遂誅友孜明日謂趙巖張漢傑曰幾
與卿輩不相見由此遂踈弱宗室而信任趙張
以至於敗亡

嗚呼春秋之法是非與奪之際難矣哉或問梁
太祖以臣弑君友珪以子弑父一也與弑即位
踰年改元春秋之法皆以君書而友珪不得列
于本紀何也且父子之惡均而奪其子是與其

父也豈春秋之旨哉予應之曰梁事著矣其父之惡不待與奪其子而後彰然末帝之志不可以不伸也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者國之臣子任其責乎於友珪之事所以伸討賊者之志也

五代史記卷之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十四

唐太祖家人傳第二

正室劉氏 次妃曹氏

太祖正室劉氏代北人也其次妃曹氏太原人也太祖封晉王劉氏封秦國夫人自太祖起兵代北劉氏嘗從征伐爲人明敏多智略頗習兵機常教其侍妾騎射以佐太祖太祖東追黃巢還軍過梁館于封禪寺梁王邀太祖入城置酒上源驛夜半以兵攻之太祖左右有先脫歸者以難告夫人夫人神色不動立斬告者陰召大

將謀保軍以還遲明太祖還與夫人相嚮慟哭
因欲舉兵擊梁夫人曰公本爲國討賊今梁事
未暴而遽反兵相攻天下聞之莫分曲直不若
斂軍還鎮自訴于朝太祖從之其後太祖擊劉
仁恭敗歸梁遣氏叔琮康懷英等連歲攻晉圍
太原晉兵屢敗太祖憂窘不知所爲大將李存
信等勸太祖亡入北邊收兵以圖再舉太祖然
之入以語夫人夫人問誰爲此謀者曰存信也
夫人罵曰存信代北牧羊兒耳安足與計成敗
邪且公嘗笑王行瑜棄邠州走卒爲人擒今乃

自爲此乎昔公亡在達靼幾不能自脫賴天下
多故乃得南歸今屢敗之兵散亡無幾一失其
守誰肯從公北邊其可至乎太祖大悟而止已
而亡兵稍稍復集夫人無子性賢不妬忌常爲
太祖言曹氏相當生貴子宜善待之而曹氏亦
自謙退因相得其歡曹氏封晉國夫人後生子是
謂莊宗太祖奇之曹氏由是專寵太祖性暴怒
多殺人左右無敢言者惟曹氏從容諫譬往往
見聽及莊宗立事曹氏尤謹其救趙破燕取魏
博與梁戰河上十餘歲歲嘗馳省其母至三四

人皆稱其孝莊宗即位冊尊曹氏爲皇太后而以嫡母劉氏爲太妃往謝太后太后有慙色太妃曰願吾兒享國無窮使吾獲沒于地以從先君幸矣復何言哉莊宗滅梁入汴使人迎太后歸洛居長壽宮而太妃獨留晉陽同光三年五月太妃薨七月太后薨謚曰貞簡葬于坤陵而太妃無謚葬魏縣太妃與太后甚相愛其送太后于洛也涕泣而別歸而相思慕遂至不起太后聞之欲馳至晉陽視疾及其卒也又欲自往葬之莊宗泣諫羣臣交章請留乃止而太后自

太妃卒悲哀不飲食逾月亦崩

皇后劉氏

莊宗神閔敬皇后劉氏魏州成安人也莊宗正室曰衛國夫人韓氏其次燕國夫人伊氏其次后也初封魏國夫人后父劉叟黃鬚善醫卜自號劉山人后生五六歲晉王攻魏掠成安裨將袁建豐得后納之晉宮貞簡太后教以吹笙歌舞既笄甚有邑莊宗見而悅之莊宗已爲晉王太后幸其宮置酒爲壽自起歌舞太后歡甚命劉氏吹笙佐酒酒罷去留劉氏以賜莊宗先時

莊宗攻梁軍於夾城得符道昭妻侯氏寵專諸
宮宮中謂之夾寨夫人莊宗出兵四方常以侯
氏從軍其後劉氏生子繼岌莊宗以爲類已愛
之由是劉氏寵益專自下魏博戰河上十餘年
獨以劉氏從劉氏多智善迎意承旨其佗嬪御
莫得進見其父聞劉氏已貴詣魏宮上謁莊宗
召袁建豐問之建豐曰臣始得劉氏於成安北
塢時有黃鬚丈人護之及出劉叟示建豐建豐
曰是也然劉氏方與諸夫人爭寵以門望相高
因大怒曰妾去鄉時略可記憶妾父不幸死於

亂立妾時環尸慟哭而去此田舍翁安得至此
因命笞劉更于宮門莊宗已即皇帝位欲立劉
氏爲皇后而韓夫人正室也伊夫人位次在劉
氏上以故難其事而未發宰相豆盧革樞密
使郭崇韜希旨上章言劉氏當立莊宗大悅同
光二年癸未皇帝御文明殿遣使冊劉氏爲皇
后皇后受冊乘翟車鹵簿鼓吹見於大廟韓夫人
等皆不平之乃封韓氏爲淑妃伊氏爲德妃莊
宗自滅梁志意驕怠宦官伶人亂政后特用事
於中自以出於賤微踰次得立以爲佛力又好

聚斂分遣人爲商賈至於市肆之間新蕸果茹
皆稱中宮所賣四方貢獻必分爲二一以上天
子一以入中宮宮中貨賄山積惟寫佛書饋賂
僧尼而莊宗由此亦佞佛有胡僧自于闐來莊
宗率皇后及諸子迎拜之僧遊五臺山遣中使
供頓所至傾動城邑又有僧誠惠自言能降龍
嘗過鎮州王鎔不爲之禮誠惠怒曰吾有毒龍
五百當遣一龍揭片石常山之人皆魚鱉也會
明年潞沁河大水壞鎮州關城人皆以爲神莊
宗及后率諸妃拜之誠惠端坐不起由是士無

貴賤皆拜之獨郭崇韜不拜也是時皇太后及
皇后交通藩鎮太后稱誥令皇后稱教命兩宮
使者旁午於道許州節度使溫韜以后佞佛因
請以私第爲佛寺爲后薦福莊宗數幸郭崇韜
元行欽等私第常與后俱其後幸張全義第酒
酣命后拜全義爲養父全義曰遣姬妾出入中
宮問遺不絕莊宗有愛姬甚有色而生子后心
患之莊宗燕居宮中元行欽侍側莊宗問曰爾
新喪婦其復娶乎吾助爾聘后指愛姬請曰帝
憐行欽何不賜之莊宗不得已陽諾之后趣行

欽拜謝行欽再拜起顧愛姬肩輿已出宮矣莊宗不樂稱疾不食者累日同光三年秋大水兩河之民流徙道路京師賦調不充六軍之士往往殍踣乃預借明年夏秋租稅百姓愁苦號泣于路莊宗方與后荒于畋遊十二月己卯臘畋于白沙后率皇子後宮畢從歷伊闕宿龍澗癸未乃還是時大雪軍士寒凍金鎗衛兵萬騎所至責民供給壞什器徹廬舍而焚之縣吏畏懼云竄山谷明年三月客星犯天庫有星流于天棓占星者言御前當有急兵宜散積聚以禳之

宰相請出庫物以給軍莊宗許之后不肯曰吾夫婦得天下雖因武功蓋亦有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論于延英后於屏間耳屬之因取粧奩及皇幼子滿喜置帝前曰諸侯所貢給賜已盡宮中所有惟此耳請鬻以給軍宰相惶恐而退及趙在禮作亂出兵討魏始出物以資軍軍士負而詬曰吾妻子已餓死得此何爲莊宗東幸汴州從駕兵二萬五千及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所亡太半至壘子谷道路隘狹莊宗見從官執兵仗者皆以好言勞之曰適報

魏王平蜀得蜀金銀五十萬當悉給爾等對曰
陛下與之太晚得者亦不感恩莊宗泣下因顧
內庫使張容哥索袍帶以賜之容哥對曰盡矣
軍士叱容哥曰致吾君至此皆由爾輩因抽刀
逐之左右救之而免容哥曰皇后惜物不以給
軍而歸罪於我事若不測吾身萬段矣乃投水
而死郭從諫反莊宗中流矢傷甚卧絳霄殿廊
下渴欲得飲后令宦官進殮酪不自省視莊宗
崩后與李存渥等焚嘉慶殿擁百騎出師子門
后於馬上以囊盛金器寶帶欲於太原造寺爲

尼在道與存渥姦及至太原乃削髮爲尼明宗
入立遣人賜后死晉天福五年追謚曰神閔敬
皇后自唐末喪亂后妃之制不備至莊宗時後
宮之數尤多有昭容昭儀昭媛出使御正侍真
懿才咸一瑤芳懿德宣一等其餘名號不可勝
紀莊宗遇弒後宮散走朱守殷入宮選得三十
餘人號國夫人夏氏以嘗幸於莊宗守殷不敢
留明宗立悉放莊宗時宮人還其家獨夏氏無
所歸乃以河陽節度使夏魯奇同姓也因以歸
之後嫁契丹突欲李贊華贊華性酷毒喜殺人

婢妾微過常加剋灼夏氏懼求離婚乃削髮爲尼以卒而韓淑妃伊德妃皆居太原晉高祖反時爲契丹所虜

○唐自朱邪得姓而爲李氏得國而爲晉得天下而爲唐其始出於夷狄而終以亂亡故其世次不可詳見其可見者曰太祖四弟八子五孫三世而絕太祖四弟曰克讓克脩克恭克寧皆不知其父母名號

克讓

克讓少善騎射爲振武軍校從討王仙芝以功

拜金吾衛將軍留京師李氏自憲宗時以部族
歸唐唐處之河西嘗遣一子宿衛京師賜第於
親仁坊其後太祖起兵雲中殺唐守將段文楚
唐發兵討太祖遣王處存以兵圍親仁坊捕宿
衛子克讓克讓與其僕何相溫石的歷等十餘
騎彎弧躍馬突圍而出處存以千餘人追至渭
橋克讓等射殺百餘人追兵乃止克讓奔于鴈
門明年太祖復歸唐克讓還宿衛京師黃巢犯
長安克讓守潼關爲賊所敗奔于南山匿佛寺
爲寺僧所殺

克脩

克脩字崇遠從討龐勛以功拜朔州刺史太祖
鎮鴈門以爲奉誠軍使從入關討黃巢爲先鋒
遷左營軍使潞州孟方立遷于邢州晉取潞州
表克脩昭義軍節度使數出山東擊方立又與
李罕之攻寇懷孟之間其後太祖自將擊方立
還軍過潞克脩性儉嗇供饋甚薄太祖大怒詔
而擊笞之克脩慙憤發疾卒二子嗣弼嗣肱嗣
弼爲涿州刺史天祐十九年契丹攻破涿州嗣
弼歿于虜嗣肱少有膽略從周德威數立戰功

爲馬步軍都虞候李存審敗梁軍于胡壁嗣肱
獲梁將一人梁太祖圍脩縣嗣肱從存審救脩
梁軍解去嗣肱功爲多超拜蔚州刺史鴈門以
北鄴知兵馬使累遷澤代二州刺史新州王郁叛
晉亡入契丹山後諸州皆叛嗣肱取嬀儒武三
州拜新州刺史山北都團練使同光元年春卒
于官

克恭

克恭初爲決勝軍使克脩卒以克恭代爲昭義
軍節度使克脩爲人簡儉潞人素安其政且哀

其見答以死克恭橫暴不法又不習軍事由是
潞人皆怨克恭選後院勁兵五百人獻于太祖
行至銅鞮其將馮霸以其徒叛太祖遣李元審
討之戰于沁水元審大敗被傷奔入潞州牙將
安居受亦叛殺克恭及元審使人召霸霸不受
命居受懼而出奔行至長子爲野人所殺傳首
于霸霸乃入潞州自稱留後以附于梁

克寧

克寧爲人仁孝居諸兄弟中最賢事太祖小心
不懈太祖與赫連鐸李可舉戰雲蔚間後奔達

克恭 克寧

輒入破黃巢克寧未嘗不從行太祖鎮太原以爲內外制置蕃漢都知兵馬使檢校太保振武軍節度使軍中之事無大小皆決克寧太祖病召莊宗侍側屬張承業與克寧曰以亞子屬公等太祖崩莊宗告於克寧曰兒年孤稚未通庶政雖有先王之命恐不足以當大事叔父勲德俱高先王嘗任以政矣敢以軍府煩季父以待兒之有立克寧曰吾兄之命以兒屬我誰敢易之因下而北面再拜稱賀莊宗乃即晉王位初太祖起於雲朔之間所得驍勇之士多養以爲

子而與英豪戰爭卒就霸業諸養子之功爲多
故尤寵愛之衣服禮秩如嫡諸養子麾下皆有
精兵恃功自恣自先王時常見優假及新王立
年少或託疾不朝或見而不拜養子存顯存實
于克寧曰兄亡弟及古之道也以叔拜姪理豈
安乎人生富貴自當取之克寧曰吾家三世父
慈子孝先王土宇苟有所歸吾復何求也克寧
妻孟氏素剛悍存顯等及逼其妻入說孟氏孟氏
數以迫克寧克寧仁而無斷惑於羣言遂至於禍
都虞候李存質得罪於克寧克寧殺之而與張

承業李存璋有隙又求兼領大同軍節度使於是幸臣史敬鎔見太后告克寧與存顯謀執王及太后以降梁莊宗召承業存璋告之曰季父所爲如此柰何然骨肉不可自相魚肉吾當避賢路以紓禍於吾家承業等請誅克寧乃伏兵於府置酒大會克寧旣至執而殺之

太祖子

存美
存義

存霸
存確

存禮
存紀

存渥

太祖子八人莊宗長子也次曰存美存霸存禮存渥存義存確存紀同光三年十二月辛亥詔封存美等七人爲王蓋存霸存渥存紀與莊宗

同母也存美存又存確存禮不知其母名氏號位存美封邕王存霸永王存禮薛王存渥申王存又睦王存確通王存紀雅王存又歷建雄保大二軍節度使娶郭崇韜女是時魏州妖人楊千郎用事自言有墨子術能役使鬼神化丹砂水銀莊宗頗神之拜千郎檢校尚書郎賜紫其妻出入宮禁承恩寵而士或因之以求官爵存又及存渥等往往朋淫于其家及崇韜被族莊宗遣宦官陰察外議以爲如何而宦官因欲盡誅崇韜親黨以絕後患乃誣言存又過千郎酒

酣攘臂號泣爲婦翁稱冤言甚怨望莊宗大
怒以兵圍其第而誅之并誅千郎存霸歷昭義
天平河中二軍節度使存渥義成天平二軍節
度使皆居京師食其俸祿而已趙在禮作亂乃
遣存霸於河中李嗣源兵反嚮京師莊宗再幸
汜水徙存霸北京留守存渥河中節度使宣麻
未訖郭從謙反攻興教門存渥從莊宗拒賊莊
宗中流矢崩存渥與劉皇后同奔于太原行至
風谷爲部下所殺存霸聞京師亂亦自河中奔
太原比至麾下皆散走惟使下康從弁不去存

霸乃剪髮表僧表謁符彥超曰願爲山僧冀公庇護彥超欲留之爲軍衆所殺存紀存礪聞郭從謙反奔于南山匿民家明宗詔河南府及諸道諸王出奔所至送赴闕如不幸物故者收瘞以聞存紀等所匿民家以告安重誨重誨謂霍彥威曰二王逃難主上尋求恐其失所今上既監國典喪此禮如何彥威曰上性仁慈不可聞奏宜密爲之所以安人情乃即民家殺之存美素病風居太原與存禮皆不知其所終

莊宗五子

繼岌

繼潼

繼嵩

太祖子

莊宗五子長曰繼岌其次繼潼繼嵩繼蟾繼峽
繼岌母曰劉皇后其四皆不著其母名號莊宗
即位繼岌爲北都留守判六軍諸衛事遷檢校
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豆盧革爲相建言唐
故事皇子皆爲宮使因以鄴宮爲興聖宮以繼
岌爲使同光三年封魏王是歲伐蜀以繼岌爲
西南行營都統郭崇韜爲都招討使工部尚書
任圜翰林學士李愚皆叅軍事九月戊申將兵
六萬自鳳翔入大散關軍無十日之糧而所至
州鎮皆迎降遂食其粟至興州蜀將程奉璉以

五百騎降因以其兵修閣道以過唐軍王衍將兵萬人屯利州分其半逆戰于三泉爲先鋒康延孝所敗衍懼斷舌柏江浮橋奔歸成都唐軍自文州間道以入十月己酉繼岌至綿州衍上牋請降丙辰入成都王衍乘竹輿至昇仙橋素衣牽羊草索繫首肉袒銜璧輿觀羣臣衰絰徒跣以降繼岌下而取璧崇韜解縛焚觀自出師至降衍凡七十五日兵不血刃自古用兵之易未有如此然繼岌雖爲都統而軍政號令一出崇韜初莊宗遣宦者供奉官李從襲監中軍高

品李廷安呂知柔爲典謁從龔襲等素惡宗韜又見宗韜專任軍事益不平之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自王宗弼已下皆爭以蜀寶貨妓樂奉崇韜父子而魏王所得匹馬束帛唾壺塵柄而已崇韜日決軍事將吏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府惟大將晨謁牙門聞然由是從龔襲等不勝其憤已而宗弼率蜀人見繼岌請留宗韜鎮蜀從龔襲等因言宗韜有異志勸繼岌爲備繼岌謂宗韜曰陛下倚侍中如衡華尊之廟堂之上期以一天下而制四方必不棄元老於蠻夷之地此

事非予敢知也莊宗聞崇韜欲留蜀亦不悅遣
宦者向延嗣趣繼安班師延嗣至成都崇韜不
出迎及見禮益慢延嗣怒從龔等因告延嗣崇
韜有異志恐危魏王延嗣還具言之劉皇后涕
泣請保全繼安莊宗遣宦官馬彥珪往視崇韜
去就是時兩川新定孟知祥未至所在盜賊聚
山林崇韜方遣任圜等分出招集恐後生變故
師未即還而彥珪將行見劉皇后曰臣見延嗣
言蜀中事勢已不可禍機之作間不容髮安能
三千里往覆稟命乎劉皇后以彥珪語告莊宗

莊宗曰傳言未審豈可使令果決皇后以不得請因自爲教與繼岌使殺崇韜明年正月崇韜留任圜守蜀以待知祥之至崇韜期班師有日彥珪至蜀出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今大軍將發未有豐端豈可作此負心事從襲等泣曰今有密敕王苟不行使崇韜知之則吾屬無類矣繼岌曰上無詔書但皇后手教安能殺招討使從襲等力爭繼岌不得已而從之詰旦從襲以都統命召崇韜繼岌登樓以避之崇韜入昇階繼岌從者李環搗碎其首繼岌遂班師二月軍至

泥溪先鋒康延孝叛據漢州繼歲遣任圜討平之四月辛卯至興平聞明宗反兵入京師繼歲欲退保鳳翔至武功李從襲勸繼歲馳趣京師以救內難行至渭河西都留守張籤斷浮橋繼歲不得度乃循河而東至渭南左右皆潰從襲謂繼歲曰大事已去福不可再王宜自圖繼歲徘徊泣下謂李環曰吾道盡途窮子當殺我環遲疑久之謂繼歲乳母曰吾不忍見王王若無路求生當蹈面以俟繼歲面榻而卧環縊殺之任圜從後至葬繼歲華州之西南繼歲少病闇

無子明宗已即位圜率征蜀之師二萬至京師
明宗撫慰久之問圜繼安何在圜具言繼安死
狀同光三年詔以皇子繼嵩繼潼繼蟾繼曉皆
爲光祿大夫檢校司徒蓋其皆幼故不封當莊
宗遇弒時太祖子孫在者十有一人明宗入立
其四人見殺其餘皆不知所終太祖之後遂絕
梁唐家人傳皆先兄弟而後諸子兄弟之子各
從其父此理之常也至莊宗七弟所書事迹不
以長幼爲次者各因其死之先後
而書之便於述事尔無定法也

五代史記卷之十四

五代史記卷第十五

唐明宗家人傳第三

皇后曹氏 皇后夏氏

明宗三后一妃和武憲皇后曹氏生晉國公主昭懿皇后夏氏生秦主從榮愍帝宣憲皇后魏氏潞王從珂母也淑妃王氏許王從益之慈母也曹氏夏氏皆不見其世家夏氏無封爵明宗未即位前卒明宗天成元年封楚國夫人曹氏爲淑妃追封夏氏晉國夫人長興元年立淑妃爲皇后而夏氏所生二子皆已王乃追冊爲皇

小冊七
后謚曰昭懿

皇后魏氏

魏氏鎮州平山人也初適平山民王氏生子十歲矣明宗爲騎將掠平山得其子母以歸居數年魏氏卒葬太原其子是爲潞王從珂明宗時從珂已王乃追封魏氏爲魯國夫人廢帝即位追尊魏氏爲皇太后議建陵寢而太原石敬瑭反乃於京師河南府東立寢宮清泰三年六月丙寅遣工部尚書崔儉奉上皇太后寶冊謚曰宣憲

曹皇后

魏皇后

淑妃王氏

淑妃王氏邠州餅家子也有美色號花見羞少
賣梁故將劉鄴爲侍兒鄴卒王氏無所歸是時
明宗夏夫人已卒方求別室有言王氏於安重
誨者重誨以告明宗而納之王氏素得鄴金甚
多悉以遺明宗左右及諸子婦人人皆爲王氏
稱譽明宗益愛之而夫人曹氏爲人簡質常避
事由是王氏專寵明宗即位議立皇后而曹氏
當立曹氏謂王氏曰我素多病而性不耐煩妹
當代我王氏曰后帝匹也至尊之位誰敢干之

乃立曹氏爲皇后王氏爲淑妃妃事皇后亦甚謹每帝晨起盥櫛服御皆妃執事左右及罷朝帝與皇后食妃侍食徹乃退未常少懈皇后心亦益愛之然宮中之事皆主於妃明宗病妃與宦者孟漢瓊出納左右遂專用事殺安重誨秦王從榮皆與焉劉鄩諸子皆以妃故封拜官爵愍帝即位冊尊皇后爲皇太后妃爲皇太妃初明宗後宮有生子者命妃母之是爲許王從益從益乳母司衣王氏見明宗已老而秦王握兵心欲自託爲後計乃曰兒思秦王是時從益已

四歲又數教從益自言求見秦王明宗遣乳嫗
將兒往來秦府遂與從榮私通從榮因使王氏
伺察宮中動靜從榮已死司衣王氏以謂秦王
實以兵入宮衛天子而以反見誅出怨言愍帝
聞之大怒賜司衣王氏死而事連太妃由是心
不悅欲遷之至德宮以太后素善妃懼傷其意
而止然待之甚薄廢帝入立嘗置酒妃院妃舉
酒曰願辭皇帝爲比丘尼帝驚問其故曰小兒
處偶得命若大兒不容則死之日何面見先帝
因泣下廢帝亦爲之悽然待之頗厚石敬瑭兵

犯京師廢帝聚族將自焚妃謂太后曰事急矣
宜少回避以俟姑夫太后曰我家至此何忍獨
生妹自勉之太后乃與帝俱燔死而妃與許王
從益及其妹匿於鞠院以免晉高祖立妃自請
爲尼不可乃遷于至德宮晉遷都汴以妃子母
俱東置於宮中高祖皇后事妃如母天福四年
九月癸未詔以郇國三千戶封唐許王從益爲
郇國公以奉唐祀服色旌旗一依舊制太常議
立莊宗明宗愍帝三室以至德宮爲廟詔立高
祖太宗爲五廟使從益歲時主祠出帝即位妃

母子俱還洛陽契丹犯京師趙延壽所尚明宗
公主已死耶律德光乃爲延壽娶從益妹是爲
永安公主公主不知其母爲誰素亦養於妃妃
至京師主婚禮德光見明宗畫像焚香再拜顧
妃曰明宗與我約弟兄爾吾嫂也已而斬之曰
今日乃吾婦也乃拜從益爲彰信軍節度使從
益辭不之官與妃俱還洛陽德光北歸留蕭翰
守汴州漢高祖起太原翰欲北去乃使人召從
益委以中國從益子母逃於徽陵域中以避使
者使者迫之以東遂以從益權知南朝軍國事

從益御崇元殿翰率契丹諸將拜殿上晉羣臣
拜殿下羣臣入謁太妃妃曰吾家子母孤弱爲
翰所迫此豈福邪禍行至矣乃以王松趙上交
爲左右丞相李式程光毅爲樞密使燕將劉祚
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翰留契丹兵千人屬祚
而去漢高祖擁兵而南從益遣人召高行周武
行德等爲拒行周等皆不至乃與王松謀以燕
兵閉城自守妃曰吾家亡國之餘安敢與人爭
天下乃遣人上書迎漢高祖高祖聞其嘗召行
周而不至遣郭從義先入京師殺妃母子妃臨

死呼曰吾家母子何罪何不留吾兒使每歲寒食持一盂飯洒明宗墳上聞者悲之從益死時年十七

皇后孔氏

愍帝哀皇后孔氏父循橫海軍節度使后有賢行生四子愍帝即位立爲皇后未及冊命而難作愍帝出奔后病子幼皆不能從廢帝入立后及四子皆見殺晉高祖立追謚曰哀

明宗子

從璟

明宗四子曰從璟從榮從厚從益從璟初名從
審爲人驍勇善戰而謙退謹敕從莊宗戰數有
功爲金槍指揮使明宗軍變于魏莊宗謂從璟
曰爾父於國有大功忠孝之心朕自明信今爲
亂軍所逼爾宜自往宣朕意毋使自疑從璟馳
至衛州爲元行欽所執將殺之從璟呼曰我父
爲亂軍所逼公等不亮其心我亦不能至魏願
歸衛天子行欽釋之莊宗憐其言賜名從璟以
爲己子從莊宗如汴州將士多亡於道獨從璟
不去左右或勸其逃禍從璟不聽莊宗聞明宗

已渡黎陽復欲遣從環通問行欽以爲不可遂
殺之明宗即位贈太保

嗚呼無父烏生無君烏以爲生而世之言曰爲
忠孝者不兩全夫豈然哉君父人倫之大本忠
孝臣子之大節豈其不相爲用而又相害者乎
抑私與義而已耳蓋以其私則兩害以其義則
兩得其父以兵攻其君爲其子者從父乎從君
乎曰身從其居志從其義可也身居君所則從
君居父所則從父其從於君者必辭其君曰子
不可以射父願無與兵焉則又號泣而呼其父

曰盍捨兵而歸我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終喪而事君其從於父者必告之曰君不可以射也盍捨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待罪於君赦已則終喪而事之古之知孝者莫如舜知義者莫如孔孟其於君臣父子之際詳矣使其不幸而遭焉其亦如是而已矣從璟之於莊宗知所從而得其死矣哀哉

秦王從榮

秦王從榮天成元年以檢校司徒兼御史大夫拜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年徙

鎮河東長興元年拜河南尹兼判六軍諸衛事
從璟死從榮於諸皇子次最長又握兵柄然其
爲人輕雋而鷹視頗喜儒學爲歌詩多招文學
之士賦詩飲酒故後生浮薄之徒日進諛佞以
驕其心自將相大臣皆患之明宗頗知其非而
不能裁制從榮嘗侍側明宗問曰爾軍政之餘
習何事業對曰有暇讀書與諸儒講論經義爾
明宗曰經有君臣父子之道然須碩儒端士乃
可親之吾見先帝好作歌詩甚無謂也汝將家
子文章非素習必不能工傳於人口徒取笑也

吾老矣於經義雖不能曉然尚喜屢聞之其餘
不足學也是歲秋封從榮秦王故事諸王受封
不朝廟而有司希旨欲重其禮乃建議曰古者
因禘嘗而發爵祿所以示不敢專今受大封而
不告廟非敬順之道也於是從榮朝服乘輅車
具鹵簿至朝堂受冊出載冊以車朝于太廟京
師之人皆以爲榮三年加兼中書令有司又言
故事親王班宰相下今秦王位高而班下不稱
於是與宰相分班而居右四年加尚書令食邑
萬戶太僕少卿何澤上書請立從榮爲皇太子

是時明宗已病得澤書不悅顧左右曰羣臣欲
立太子吾當養老於河東乃召大臣議立太子
事大臣皆莫敢可否從榮入白曰臣聞姦人言
欲立臣爲太子臣實不願也明宗曰此羣臣之
欲爾從榮出見范延光趙延壽等曰諸公議欲
立吾爲太子是欲奪吾兵柄而幽之東宮耳延
光等患之乃加從榮天下兵馬大元帥有司又
言元帥或統諸道或專一面自前世無天下大
元帥之名其禮無所考按請自節度使以下凡
領兵職者皆具橐鞬以軍禮庭參其兼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者初見亦如之其後許如客禮凡
元帥府文符行天下皆用帖又升班在宰相上
從榮太宴元帥府諸將皆有頒給控鶴奉聖嚴
衛指揮使人馬一匹緇十匹其諸軍指揮使人
緇十匹都頭已下七匹至三匹又請嚴衛捧聖
千人爲牙兵每入朝以數百騎先後張弓挾矢
馳走道上見者皆震懾從榮又命其寮屬及四
方游士試作征淮檄陳己所以平一天下之意
言事者請爲諸王擇師傅以加訓導宰相難其
事因請從榮自擇從榮乃請翰林學士崔沆刑

部侍郎任贊爲元帥判官明宗曰學士代予言
不可也從榮出而恚曰任以元帥而不得請
屬寮非吾所諭也將相大臣見從榮權位益隆
而輕脫如此皆知其禍而莫敢言者惟延光延
壽陰有避禍意數見明宗涕泣求解樞密二人
皆引去而從榮之難作十一月戊子雪明宗幸
宮西士和亭得傷寒疾已丑從榮與樞密使朱
弘昭馮贇入問起居於廣壽殿帝不能知人王
淑妃告曰從榮在此又曰弘昭等在此皆不應
從榮等去乃遷於雍和殿宮中皆慟哭至夜半

後帝蹶然自興於榻而侍疾者皆去顧殿上守
漏宮女曰夜漏幾何對曰四更矣帝即唾肉如
肺者數片溺涎液斗餘守漏者曰大家省事乎
曰吾不知也有頃六宮皆至曰大家還竟矣因
進粥一器至旦疾少愈而從榮稱疾不朝初從
榮常忌宋王從厚賢於已而懼不爲嗣其平居
驕矜自得及聞人道宋王之善則愀然有不足
之色其入問疾也見帝已不知人既去而聞宮
中哭聲以謂帝已崩矣乃謀以兵入宮使其押
衙馬廐鈞告弘昭等欲以牙兵入宿衛問何所

秦王從榮

可以居者弘昭等對曰宮中皆王所可居王自擇之因私謂處鈞曰聖上萬福王宜竭力忠孝不可草草處鈞具以告從榮從榮還遣處鈞語弘昭等曰爾輩不念家族乎弘昭贊及宣徽使孟漢瓊等入告王淑妃以謀之曰此事須得侍衛兵爲助乃召侍衛指揮使康義誠謀於竹林之下義誠有子在秦王府不敢決其謀謂弘昭曰僕爲將校惟公所使爾弘昭大懼明日從榮遣馬處鈞告馮贊曰吾今日入居興聖宮又告義誠義誠許諾贊即馳入內見義誠及弘昭漢

瓊等坐中興殿閣議事贊責義誠曰主上所以畜養吾徒者爲今日爾今安危之機間不容髮柰何以子故懷望使秦王得至此門主上安所歸乎吾輩復有種乎漢瓊賤命不足惜吾自率兵拒之即入見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官中相顧號泣明宗問弘昭等曰實有之乎對曰有之明宗以手指天泣下良久曰義誠自處置毋令震動京師潞王子重吉在側明宗曰吾與爾父起微賤至取天下數救我危窘從榮得何氣力而作此惡事爾亟以兵守諸門重吉即以控鶴兵

守宮門是日從榮自河南府擁兵千人以出從榮寮屬甚衆而正直之士多見惡其尤所惡者劉贊王居敏而所昵者劉陟高輦從榮兵出陟輦並轡耳語行至天津橋南拍日景謂輦曰明日而今誅王居敏矣因陣兵橋北下據胡牀而坐使人召康義誠而端門已閉叩左掖門亦閉而於門隙中見捧聖拍揮使朱弘實率騎兵從北來即馳告從榮從榮驚懼索鐵獸心自調弓矢皇城使安從益率騎兵三百衝之從榮兵射之從益稍却弘實騎兵五百自左掖門出方渡

河而後軍來者甚衆從榮乃走歸河南府其判
官任贊已下皆走出定鼎門牙兵劫嘉善坊而
潰從榮夫妻匿牀下從益殺之明宗聞從榮已
死悲咽幾墮于榻絕而蘇者再馮道率百寮入
見明宗曰吾家事若此慙見羣臣君臣相顧泣
下沾襟從榮二子尚幼皆從死後六日而明宗
崩

明宗姪

從璨

明宗兄弟皆不見于世家而有姪四人曰從璨

從璋從溫從敏從璨初爲右衛大將軍安重誨
用事自諸王將相皆下之從璨爲人剛猛不能
少屈而性倜儻輕財好施重誨忌之明宗幸汴
州以從璨爲大內皇城使嘗於會節園飲酒酣
戲登御榻重誨奏其事貶房州司戶參軍賜死
重誨見誅詔復其官贈太保

從璋

從璋字子良少善騎射莊宗時將兵戍常山聞
明宗兵變于魏乃亦起兵據邢州明宗即位以
爲捧聖左廂都指揮使改皇城使領饒州刺史

拜彰國軍節度使徙鎮義成明宗幸汴州從璋
欲率民爲貢獻其從事諫以爲不可從璋怒引
弓欲射之坐罷爲右驍衛上將軍居久之出鎮
保義徙河中長興四年夏封洋王晉高祖立徙
鎮威勝降封隴西郡公從璋爲人貪鄙自鎮保
義始折節自脩在南陽頗有遺愛天福二年卒
年五十一

從溫

從溫字德基初爲北京副留守歷安國忠武義
武成德武寧五節度使封兗王晉高祖立復爲

忠武軍節度使從溫爲人貪鄙多作天子器服以自僭宗族賓客諫之不聽其妻關氏大呼于牙門曰從溫欲反而造天子服器從溫大恐乃悉毀之明宗諸子八人至晉出帝時六已亡歿惟從溫從敏在太后常曰吾惟有一兄豈可繩之以法從溫由此益驕嘗誣親吏薛仁嗣爲盜悉藉沒其家貲數千萬仁嗣等詣闕自訴事下有司從溫具伏出帝懼傷太后意釋之而不問開運二年徙河陽三城卒于官是時從璋子重俊爲虢州刺史坐贓亦以太后故罪其判官高

獻而已重俊復爲商州刺史坐與其妹姦及殺其僕孫漢榮掠其妻賜死

從敏

從敏字叔達爲人沉厚寡言善騎射初從莊宗爲馬步軍都指揮使兼行軍司馬明宗入立遷皇城使保義軍節度使與討王都歷鎮橫海義武成德歸德保義昭義河陽封涇王漢高祖時爲西京留守封秦國公周廣順元年卒贈中書令謚曰恭惠

五代史記卷第十五

五代史記卷第十六

唐廢帝家人傳第四

皇后劉氏

廢帝皇后劉氏父茂威應州渾元人也后爲人
彊悍廢帝素憚之初封沛國夫人廢帝即位立
爲皇后其弟延皓少事廢帝爲牙將廢帝即位
拜宮苑使宣徽南院使清泰二年爲樞密使天
雄軍節度使延皓爲人素謹厚及貴而改節以
后故用事受賕掠人園宅在鄴下不恤軍士軍
士皆怨捧聖都虞候張令昭以其屯駐兵遂延

皓延皓走相州是時石敬瑭已反方用兵而令
昭之亂作令昭乃閉城遣其副使邊仁嗣請已
爲節度使廢帝以令昭爲右千牛衛將軍權知
天雄軍府事已而遣范延光討之令昭敗走邢
州追至沙河斬之屯駐諸軍亂者三千餘人皆
死有司請以延皓行軍法廢帝以后故削其官
爵而已

○廢帝二子曰重吉重美一女爲尼號幼澄皆不
知其所生廢帝鎮鳳翔重吉爲控鶴指揮使與
尼俱留京師控鶴親兵也愍帝即位不欲重吉

掌親兵乃出重吉爲亳州團練使居幼澄於禁中又徙廢帝北京廢帝自疑乃反愍帝遣人殺重吉于宋州幼澄亦死

重美

重美幼而明敏如成人廢帝即位自左衛上將軍領成德軍節度使兼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改領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雍王石敬瑭反廢帝欲北征重美謂宜持重固請毋行廢帝心憚敬瑭初不欲往聞重美言以爲然而劉延皓與劉延朗等迫之不已廢帝遂如

河陽留重美守京師京師震恐居民皆出城以藏竄門者禁止之重美曰國家多難不能與民爲主而欲禁其避禍可乎因縱民出及晉兵將至劉皇后積薪于地將焚其宮室重美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坐但佗日重勞民力取怨身後耳后以爲然廢帝自焚后及重美與俱死

嗚呼家人之道不可不正也夫禮者所以別嫌而明微也甚矣五代之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廟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斯謂亂世者歟自古未之有也唐一號而三姓周一號而

二姓唐太祖莊宗爲一家明宗愍帝爲一家廢
帝爲一家周太祖爲一家世宗爲一家別其家
而同其號者何哉唐從其號見其盜而有也周
從其號與之也而別其家者昭穆親疎之不可
亂也號可同家不可以不別所以別嫌而明微
也梁博王友文之不別何哉著禍本也梁太祖
之禍自友文始存之所以戒也

五代史記卷第十六

五代史記卷第十七

晉家人傳第五

高祖皇后李氏

高祖皇后李氏唐明宗皇帝女也后初號永寧公主清泰二年封魏國長公主自廢帝立常疑高祖必反三年公主自太原入朝于春節辭歸留之不得廢帝醉語公主曰爾歸何速欲與石郎反邪既醒左右告之廢帝大悔公主歸以語高祖高祖由是益不自安高祖即位公主當爲皇后天福二年二月有司言皇太妃尊號已正

請上寶冊太妃高祖庶母劉氏也高祖以宗廟未立謙抑未皇七年夏五月高祖已病乃詔尊太妃爲皇太后然卒不奉冊而高祖崩故后訖高祖世亦無冊命出帝天福八年七月冊尊皇后爲皇太后太后爲人彊敏高祖常嚴憚之出帝馮皇后用事太后數訓戒之出帝不從乃及于敗開運三年十二月耶律德光已降晉兵遣張彥澤先犯京師以書遺太后具道已降晉軍且曰吾有梳頭妮子竊一藥囊以奔于晉今皆在不吾戰陽城時亡奚車一乘在不又問契丹

先爲晉獲者及景延廣桑維翰等所在太后與
帝聞彥澤至欲自焚嬖臣薛超勸止之及得德
光所與書乃滅火出上苑中帝召當直學士范
質謂曰杜郎一何相負昔先帝起太原時欲擇
一子留守謀之北朝皇帝皇帝以屬我我素以
爲其所知卿爲我草奏具言之庶幾活我子母
質爲帝草降表曰孫男臣重貴言頃者唐運告
終中原失馭數窮否極天缺地傾先人有田一
成有衆一旅兵連禍結力屈勢孤翁皇帝救患
摧剛興利除害躬擐甲冑深入寇場犯露蒙霜

度鴈門之險馳風擊電行中興之誅黃鉞一麾
天下大定勢凌宇宙義感神明功成不居遂興
晉祚則翁皇帝有大造於石氏也旋屬天降鞠
凶先君卽世臣遵承遺旨纂紹前基諒闇之初
荒迷失次凡有軍國重事皆委將相大臣至於
擅繼宗祧旣非稟命輕發文字輒敢抗尊自啓
釁端果貽赫怒禍至神威運盡天亡十萬師徒
望風束手億兆黎庶延頸歸心臣負義包羞貪
生忍恥自貶顛覆上稟祖宗偷度朝昏苟存視息
翁皇帝若惠顧疇昔稍霽雷霆未賜靈誅不絕

先祀則百口荷更生之德一門銜無報之恩雖
所願焉非敢望也臣與太后妻馮氏於郊野面
縛俟命次又爲太后表曰晉室皇太后新婦李
氏妾言張彥澤傳佳兒等至伏蒙皇帝阿翁降
書安撫者妾伏念先皇帝頃在并汾適逢屯難
危同累卵急若倒懸智勇俱窮朝夕不保皇帝阿
翁發自冀北親抵河東跋履山川踰越險阻立平
巨孽遂定中原救石氏之覆亡立晉朝之社稷
不幸先帝厭代嗣子承祧不能繼好息民而反
虧恩辜義兵戈屢動駟馬難追戚實自貽咎將

誰執今穹旻震怒中外携離上將牽羊六師解
甲妾舉宗負釁視景偷生惶惑之中撫問斯至
明宣恩旨曲示含容慰諭丁寧神爽飛越豈謂
已垂之命忽蒙更生之恩省罪責躬九死未報
今遣孫男延昫延寶奉表請罪陳謝以聞德光報
曰可無憂管取一喫飯廼四年正月丁亥朔德光
入京師帝與太后肩輿至郊外德光不見館于
封禪寺遣其將崔延勲以兵守之是時雨雪寒
凍皆苦飢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
數萬今日豈不相憫邪寺僧辭以虜意難測不

敢獻食帝陰祈守者乃稍得食辛卯德光降帝
爲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封負義侯遷於黃龍府
德光使人謂太后曰吾聞重貴不從母教而至
于此可求自便勿與俱行太后荅曰重貴事妾
甚謹所失者違先君之志絕兩國之歡然重貴
此去幸蒙大惠全生保家母不隨子欲何所歸
於是太后與馮皇后皇弟重睿皇子延煦延寶
等舉族從帝而北以宮女五十官者三十東西
班五十醫官一控鶴官四御厨七茶酒司三儀
鸞司三六軍士二十人從衛以騎兵二百所經

州縣皆故晉將吏有所供饋不得通路傍父老
爭持羊酒爲獻衛兵推隔不使見帝皆涕泣而
去自幽州行十餘日過平州出榆關行砂磧中
飢不得食遣宮女從官採木實野蔬而食又行
七八日至錦州虜人迫帝與太后拜阿保機盡
像帝不勝其辱泣而呼曰薛超悞我不令我死
又行五六日過海北州至東丹王墓遣延煦拜
之又行十餘日渡遼水至渤海國鐵州又行七
八日過南浦府遂至黃龍府是歲六月契丹國
母徙帝太后于懷密州州去黃龍府西北一千

五百里行過遼陽二百里而國母爲永康王所
囚永康王遣帝太后還止遼陽稍供給之明年
四月永康王至遼陽帝白衣紗帽與太后皇后
詣帳中上謁永康王止帝以常服見帝伏地兩
泣自陳過咎永康王使人扶起之與坐飲酒奏
樂而永康王帳下伶人從官望見故王皆泣下
悲不自勝爭以衣服藥餌爲遺五月永康王上
徑取帝所從行宦者十五人東西班十五人及
皇子延照而去永康王妻兄禪奴愛帝小女求
之帝辭以尚幼永康王馳一騎取之以賜禪奴

陞虜地尤高涼虜人常以五月上陞避暑八月
下陞至八月永康王下陞太后自馳至霸州見
永康王求於漢兒城側賜地種牧以爲生永康
王以太后自從行十餘日遣與延煦俱還遼陽
明年乃漢乾祐二年其二月徙帝太后于建州
自遼陽東南行千一百里至建州節度使趙延
暉避正寢以館之去建州數十里外得地五十
餘頃帝遣從行者耕而食之明年三月太后寢
疾無醫藥常仰天而泣南望戟手罵杜重威李
守貞等曰使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不赦爾

於地下八月疾亟謂帝曰我死焚其骨送范陽
佛寺無使我爲虜地鬼也遂卒帝與皇后宮人
宦者東西班皆被髮徒跣扶舁其柩至賜地焚
其骨穿地而葬焉周顯德中有中國人自契丹
亡歸者言見帝與皇后諸子皆無恙後不知其
所終

安太妃

安太妃代北人也不知其世家爲敬儒妻生出
帝封秦國夫人出帝立尊爲皇太妃妃老而失
明從出帝北遷自遼陽徙建州卒於道中臨卒

謂帝曰當焚我爲灰南向賜之庶幾遺魂得反
中國也既卒砂磧中無草木乃毀奚車而焚之
載其燼骨至建州李太后亦卒遂并葬之

出帝皇后馮氏

出帝皇后馮氏定州人也父濛爲州進奏吏居
京師以巧佞爲安重誨所喜以爲鄴都副留守
高祖留守鄴都得濛驩甚乃爲重胤娶濛女後
封吳國夫人重胤早卒后寡居有色出帝悅之高
祖崩梓宮在殯出帝居喪中納之以爲后是日
以六軍仗衛太常鼓吹命后至西御莊見于高

祖影殿羣臣皆賀帝顧謂馮道等曰皇太后之
命與卿等不任大慶群臣出帝與皇后酣飲歌
舞過梓宮前酹而告曰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
任大慶左右皆失笑帝亦自絕倒顧謂左右曰
我今日作新女婿何似生后與左右皆大笑聲
聞于外后既立專內寵封拜宦官尚宮知客等
皆爲郡夫人又用男子李彥弼爲皇后宮都押
衙其兄王執政內外用事晉遂以亂契丹犯京
師暴帝之惡于天下曰納叔母於中宮亂人倫
之大典后隨帝北遷哀帝之辱數求毒藥欲與

帝俱飲以死而藥不可得後不知其所終

○晉氏始出夷狄而微終爲夷狄所滅故其宗室次序本末不能究見其可見者曰高祖二叔父一兄六第七子二孫而有略有詳非惟禍亂多故而失其事實抑亦無足稱焉者然粗存其見者以備其闕云二叔父曰萬友萬詮兄曰敬儒弟曰敬威敬德敬殷敬贊敬暉重胤子曰重貴重信重乂重英重進重睿重杲孫曰延駒延寶孝平皇帝生孝元皇帝萬友萬詮孝元皇帝生高祖萬友生敬威敬贊萬詮生敬暉而敬儒

敬德敬殷重胤皆不知其於高祖爲親疎也高祖孝元皇帝第二子也而敬儒爲兄疑其長子也則於高祖屬長而親然贈官反最後於諸弟而高祖卅獨不得追封此又可疑也重胤高祖弟也亦不知其爲親疎然高祖愛之養以爲子故於名加重而下齒諸子高祖叔兄與弟敬殷子重進皆前即位卒而敬威敬德重胤重英高祖反時死高祖少子曰馮六未名而卒而舊說以重睿爲幼子者非也石氏卅事軍中萬友萬詮職卑不見天福二年正月萬友自故金紫光

三
卷之八
五
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師
萬詮亦自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御史大
夫上柱國贈太傳出帝天福八年五月追封皇
叔祖萬友爲秦王萬詮加贈太師追封趙王

敬威

敬威字奉信唐廢帝時爲彰聖右第三都指揮
使領常州刺史聞高祖舉兵太原謂人曰生而
有死人孰能免吾兄方舉大事吾不可偷生取
辱見笑一時遂自殺敬德時爲沂州馬步軍指
揮使以高祖反誅天福二年正月贈敬威敬德

敬威

皆爲太傅兼贈敬殷以檢校太子賓客亦贈太
傅而不及敬儒七年正月追封敬威廣王敬德
福王敬殷通王皆贈太尉敬儒始以故金紫光
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
贈太傅而獨不得封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贈
三皇叔皆爲太師而皇伯敬儒始追封宋王亦
加贈太師

敬贇

敬贇字德和少無賴竄身民間高祖使人求得
之補太原牙將即位以爲飛龍皇城使累遷曹

州防禦使天福五年冬拜河陽三城節度使敬
贇性貪暴高祖爲擇賢佐吏輔之而敬贇亦憚
高祖嚴未嘗敢犯法歲餘徙鎮保義出帝時加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漸驕恣帝嘗遣使者至
必問曰小姪安否陝人苦其暴虐召還京師以
其皇叔不能責也斥其元從都押衙蘇彦存鄭
溫遇以警蹕契丹犯邊敬贇從出帝幸澶淵使
以兵備汶陽守麻家渡未嘗見敵皆無功開運
元年七月復出爲威勝軍節度使歲餘出帝以
曹州爲威信軍授敬贇節度使在曹貪暴尤甚

久之召還張彥澤兵犯京師敬瑄晝夜走踰城東垣墮沙濠溺死時年四十九

韓王敬暉

韓王敬暉字德昭爲人厚重剛直勇而多智高祖尤愛之高祖時爲曹州防禦使以廉儉見稱卒于官贈太傅天福八年加贈太師追封韓王子曦嗣

○高祖李皇后生楚王重信其諸子皆不知其母當高祖起太原重英爲右衛大將軍重胤爲皇城副使居京師聞高祖舉事匿民家井中捕得誅之

并族其家天福二年正月高祖爲二子發哀皆贈
爲太保并贈重進以故左金吾衛將軍贈太保
七年正月皆加贈太傅追封重英號王重胤郊
王重進薨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皆加贈太師
楚王重信

楚王重信字守孚爲人敏悟多智而好禮天福
二年二月以左驍衛上將軍拜河陽三城節度
使有善政高祖下詔褒之是歲范延光反詔前
靈武節度使張從賓發河陽兵討延光從賓亦
反重信見殺時年一十高祖欲贈重信太尉大

敬暉重信

臣引漢故事皇子無爲三公者高祖曰此兒爲善被禍吾哀之甚自我而已豈有例邪乃贈太尉七年正月加贈太師追封沂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易封楚王

壽王重义

壽王重义字弘理爲人好學頗知兵法高祖即位拜左驍衛大將軍高祖幸汴州以爲東都留守張從賓反攻河陽見殺時年十九贈太傅天福七年正月加贈太尉追封壽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贈太師皆無子

重睿

重睿爲人貌類高祖高祖卧疾宰相馮道入見卧内重睿尚幼高祖呼出使拜道於前因以宦者抱持寘道懷中高祖雖不言左右皆知其以重睿託道也高祖崩晉大臣以國家多事議立長君而景延廣已陰許立出帝重睿遂不得立出帝以重睿爲檢校太保開封尹以左散騎常侍邊蔚權知開封府事開運二年五月拜重睿雄武軍節度使歲餘徙鎮忠武皆不之鎮契丹滅晉重睿從出帝北遷後不知其所終

重杲

陳王重杲高祖幼子也小字馮六未名而卒贈太傅追封陳王賜名重杲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贈太師

延煦 延寶

延煦延寶高祖諸孫也出帝以爲子開運二年秋以延煦爲鄭州刺史延煦少不能視事以一官者從之又選尚書郎路航參知州事官者遂專政事每詬辱航出帝召航還已而徙延煦齊州防禦使三年拜鎮寧軍節度使是時河北用

兵天下旱蝗民餓死者百萬計而諸鎮爭爲聚
歛趙在禮所積鉅萬爲諸侯王最出帝利其貲
乃以延煦娶在禮女在禮獻綰三千匹前後所
獻不可勝數三年五月遣宗正卿石光賛以聘
幣一百五十床迎于其第出帝宴在禮萬歲殿
所以賜予甚厚君臣窮極奢侈時人以爲榮在
禮謂人曰吾此一婚其費十萬十一月徙延煦
鎮保義自延煦爲齊州防禦使而延寶代爲鄭
州刺史及契丹滅晉出帝與太后遣延煦延寶
齎降表玉璽金印以歸契丹而延寶時亦爲威

信軍節度使矣契丹得璽以爲製作非工與前
史所傳者異命延煦等還報求真璽出帝以狀
答曰頃路王從珂自焚於洛陽玉璽不知所在
疑已焚之先帝受命命玉工製此璽在位羣臣
皆知之乃已後延煦等從出帝北遷不知其所終
○嗚呼古之不幸無子而以其同宗之子爲後者
聖人許之著之禮經而不諱也而後世閭閻鄙
俚之人則諱之諱則不勝其欺與僞也故其苟
偷竊取嬰孩襁褓諱其父母而自欺以爲我生
之子曰不如此則不能得其一志盡愛於我而

其心必二也而爲其子者亦自諱其所生而絕其天性之親反視以爲叔伯父以此欺其九族而亂其人鬼親疎之屬一作亭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使是子也能忍而真絕其天性歟曾禽獸之不若也使其不忍而外陽絕之是大僞也夫閭閻鄙俚之人之慮於事者亦已深矣然而苟竊欺僞不可以爲法者小人之事也惟聖人則不然以謂人道莫大於繼絕此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公行也何必諱哉所謂子者未有不_由父母而生者也故爲人後者必有所生

之父有所後之父此理之自然也何必諱哉其
簡易明白不苟不竊不欺不僞可以爲通制而
公行者聖人之法也又以謂爲人之後者所承
重故加其服以斬而不絕其所生之親者天性
之不可絕也然而恩有屈於義故降其服以替
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著於
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自三代以來有天
下國家者莫不用之而晉氏不用也出帝之於
敬儒絕其父道臣而爵之非特以其義不當立
不得已而絕之蓋亦習見閭閻鄙俚之所爲也

五代于戈賊亂之世也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於是矣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天子而爲閭閻鄙俚之事者多矣而晉氏起於夷狄以篡逆而得天下高祖以耶律德光爲父而出帝於德光則以爲祖而稱孫於其所生父則臣而名之是豈可以人理責哉

五代史記卷第十七

五代史記卷第十八

漢家人傳第六

皇后李氏

高祖皇后李氏晉陽人也其父爲農高祖少爲軍卒牧馬晉陽夜入其家劫取之高祖已貴封魏國夫人生隱帝開運四年高祖起兵太原賞軍士帑藏不足充欲斂於民后諫曰方今起事號爲義兵民未知惠而先奪其財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後宮所有請悉出之雖其不足士亦不以爲怨也高祖爲改容謝之高祖

即位立爲皇后高祖崩隱帝冊尊爲皇太后帝
年少數與小人郭允明後贊李業等遊戲宮中
后數切責之帝曰國家之事外有朝廷非太后
所宜言也太常卿張昭聞之上疏諫帝請親近
師傅延問正人以開聰明帝益不省其後帝卒
與允明等謀議遂至於亡初帝與允明等謀誅
楊邠史弘肇等議已定入白太后太后曰此大
事也當與宰相議之李業從旁對曰先皇帝平
生言朝廷大事勿問書生太后深以爲不可帝
拂衣而去曰何必謀於閨門邠等死周高祖起

兵嚮景師慕容彥超敗於劉子陂帝欲出自臨
兵太后止之曰郭威本吾家人非其危疑何肯
至此今若按兵無動以詔諭威威必有說則君
臣之際庶幾尚全帝不從以出遂及於難周太
祖入京師舉事皆稱太后誥已而議立湘陰公
贊爲天子贊未至太祖乃請太后臨朝已而太
祖出征契丹軍士擁之以還太祖請事太后爲
母太后誥曰侍中功烈崇高德聲昭著剪除禍
亂安定邦家謳歌有歸歷數攸屬所以軍民推
戴億兆同歡老身未終殘年屬此多難唯以衰

朽託於始終載省來牋如母見待感認深意涕泗橫流於是遷后於太平宮上尊號曰昭聖皇太后顯德元年春崩

隱帝舊史實錄皆無后崩立三年始時年一十蓋未嘗立后也

高祖二弟

崇信

高祖三子

承訓承祐承勳

高祖二弟三子弟曰崇曰信子曰承訓承祐承勳崇子曰贊高祖愛之以爲己子乾祐元年拜贊徐州節度使承訓早卒追封魏王承祐次立是謂隱帝承勳爲開封尹周太祖已敗漢兵于北郊隱帝遇弒太祖入京師以謂漢大臣必相推戴及見宰相馮道等道殊無意太祖不得已見道

猶下拜道受太祖拜如平時徐勞之曰公行良
苦太祖意色皆沮以謂漢臣未有推立已意又
難於自立因白漢太后擇立漢嗣而宗室河東
節度使崇等者在者四人乃爲太后誥曰河東節
度使崇許州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徐州節度
使贊開封尹承勳皆高祖之子文武百辟其擇
嗣君以承天統於是周太祖與王峻入見太后
言開封尹承勳高祖皇帝之子宜立太后以承
勳父病不任爲嗣太祖與羣臣請見承勳視起
居太后命以卧榻昇承勳出見羣臣羣臣視之

信然乃共奏曰徐州節度使贊皇祖愛之以爲子宜立爲嗣乃遣大師馮道率羣臣迎贊道揣周太祖意不在贊謂太祖曰公此舉由衷乎太祖指天爲誓道旣行謂人曰吾平生不爲謬語人今謬語矣道見贊傳太后意召之贊行至宋州太祖自澶州爲兵士擁還京師王峻慮贊左右生變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以兵七百騎衛贊崇至宋州贊登樓問崇所以來之意崇曰澶州軍變懼未察之遣崇護衛非惡意也贊召崇崇不敢進馮道出與崇語崇乃登樓見贊已而

奪贄部下兵太祖以書召道先歸留其副趙上交王度秦贄入朝太后道乃先還贄謂道曰寡人此來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是以不疑道默然贄爰將賈正等數百道欲圖之贄曰勿草草事豈出於公邪道已去郭崇幽贄于外館殺賈正及判官董裔牙內都虞候劉福孔目官夏昭度等太祖已監國太后乃下誥曰比者樞密使郭威志安宗社議立長君以徐州節度使贄高祖近親立爲漢嗣乃自藩鎮召赴京師雖誥命已行而軍情不附天道在北人心靡東適當改卜

之初俾應分土之命贊可降授開封儀同三司
檢校太師上柱國封湘陰公贊以幽死初贊自
徐州入也以都押牙鞏庭美教練使楊溫守徐
州庭美等聞贊不得立乃閉城拒命太祖拜王
彥超徐州節度使下詔諭庭美等許以刺史并
詔贊赦庭美等廣順元年二月彥超克徐州庭
美等皆見殺承勳廣順元年以病卒追封陳王
○嗚呼予旣悲湘陰公贊之事又嘉庭美楊溫
之所爲贊於漢非嫡長特以周氏移國畏天下
而難之故假贊以伺間爾當是之時天下皆知

贊之必不立也然庭美溫之區區爲贊守孤城
以死其始終之迹何媿於死節之士哉然予考
於實錄二人之死狀不明夫二人之事固知其
無所成其所重者死爾然史氏不著不知其何
以死也當王彥超之攻徐州也周嘗遣人招庭
美等予得其詔書四皆言庭美等嘗已送款於
周後懼罪而復叛然庭美等款狀亦不見是皆
不可知也夫史之闕文可不慎哉其疑以傳疑
則信者信矣予固嘉二人之忠而悲其志然不
得列於死節之士者惜哉

蔡主信

蔡主信高祖之從弟也高祖鎮太原以信爲興
捷軍都指揮使領義成軍節度使徙領許州高
祖寢疾隱帝當立爲嗣楊邠等受顧命不欲信
在京師乃遣信就鎮信涕泣而去信所至黷貨
好行殺戮軍士有犯法者信召其妻子對之刳
剔支解使自食其肉血流盈前信命樂飲酒自
如也楊邠等死信大喜謂其寮佐曰吾嘗爲天
無眼而使我鬱鬱於此者三年矣主上孤立幾
落賊手諸公可以勸我一抔矣已而聞難作信

蔡主信

憂不能食周太祖軍變於瀘州王峻遣前申州
刺史馬鐸以兵巡檢許州信乃自殺周太祖即
位追封蔡王

傳先實而後信
亦便於述事尔

慶元五年魯郡曾 三異 校定

五代史記卷第十八



五代史記卷第十九

周太祖家人傳第七

皇后柴氏

太祖一后三妃聖穆皇后柴氏邢州堯山人也與太祖同里遂以歸焉太祖微時喜飲博任俠不拘細行后常諫止之太祖狀貌奇偉后心知其貴人也事之甚謹及太祖即位后已先卒乃下詔故夫人柴氏追冊爲皇后諡曰聖穆

淑妃楊氏

淑妃楊氏鎮州真定人也父弘裕真定少尹妃

幼以色選入趙王宮事主鎔鎔爲張文禮所殺
鎮州亂妃亦流寓民間後嫁里人石光輔居數
年光輔死太祖柴夫人卒聞妃有色而賢遂娶
之爲繼室太祖方事漢高祖於太原天福中妃
卒遂葬太原之近郊太祖即位廣順元年九月
追冊爲淑妃拜妃弟廷璋爲右飛龍使廷璋辭
曰臣父老矣願以授之太祖曰吾方思之豈忘
爾父邪即召弘裕弘裕老不能行乃就其家拜
金紫光祿大夫真定少尹太祖崩葬嵩陵一后
三妃皆當陪葬而太原未克世宗詔有司營嵩

陵之側爲虛墓以俟顯德元年世宗已敗劉晏於高平遂攻太原太原閉壁被圍乃遷妃喪而葬之

貴妃張氏

貴妃張氏鎮州真定人也祖記成德軍節度判官檢校兵部尚書父同芝事趙王王鎔爲諮呈官官至檢校工部尚書鎔死鎮州亂莊宗遣幽州符存審以兵討張文禮裨將武從諫館於妃家見妃尚幼憐之而從諫家在太原遂以妃歸爲其子婦久之太祖事漢高祖於太原楊夫人卒而武氏子亦卒乃納妃爲繼室太祖貴累封

吳國夫人太祖以兵入京師漢遣劉銖戮其家
妃與諸子皆死太祖即位追冊爲貴妃

德妃董氏

子調信

姪守愿

秦超

遜

德妃董氏鎮州靈壽人也祖文廣唐涿州錄事
參軍父光嗣趙州昭慶尉妃幼穎悟始能言聞
樂聲知其律呂年七歲鎮州亂其家失之爲潞
州牙將所得寘諸褚中以歸潞將妻嘗生女輒
不育得妃憐之養以爲子過於所生居五六年
妃家悲思其兄瑀求之人間莫知所在潞將仕
于京師遇瑀欣然歸之年十三瑀以嫁里人劉

張貴妃

董德妃

進超進超亦仕晉爲內職契丹犯闕進超歿于虜中妃嫠居洛陽漢高祖由太原入京師太祖從過洛陽聞妃有賢行聘之太祖建國中宮虛位遂冊爲德妃廣順三年卒年三十九妃兄三人瑀官至太子右贊善大夫玄之自明皆至刺史初帝舉兵于魏漢以兵圍帝第時張貴妃與諸子青哥意哥姪守筠奉超定哥皆被誅青哥意哥不知其母誰氏太祖即位詔故第二子青哥贈大尉賜名侗第三子意哥贈司空賜名信皇姪守筠贈左領軍衛將軍以筠聲近榮爲世

宗避更名守原奉超贈左監門衛將軍定哥贈
左千牛衛將軍賜名遜世宗顯德四年夏四月
癸未詔曰禮以緣情恩以悼往矧在友于之列
尤鍾惻愴之情故皇弟贈大保侗贈司空信景
運初啓大年不登俾予終鮮實勤予懷侗可贈
大傅追封郟王信司徒杞王又詔曰故皇從弟
贈左領軍衛將軍守原贈左監門衛將軍奉超
贈左千牛衛將軍遜等頃因季世不享遐齡每
念非辜難忘有勸守原可贈左衛大將軍奉超
右衛大將軍遜右武衛大將軍 ○卷十九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

周世宗家人傳第八

柴守禮

周太祖聖穆皇后柴氏無子養后兄守禮之子以爲子是爲世宗守禮字克讓以后族拜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世宗即位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光祿卿致仕居于洛陽終世宗之世未嘗至京師而左右亦莫敢言第以元舅禮之而守禮亦頗恣橫嘗殺人于市有司以聞世宗不問是時王溥王晏王彥

超韓令坤等同時將相皆有父在洛陽與守禮朝夕往來惟意所爲洛陽人多畏避之號十阿父守禮卒年七十二官至太傅

嗚呼父子之恩至矣孟子言舜爲天子而瞽叟殺人則棄天下竊負之而逃以謂天下可無舜不可無至公舜可棄天下不可刑其父此爲世立言之說也然事固有不得如其意者多矣蓋天子有宗廟社稷之重百官之衛朝廷之嚴其不幸有不得竊而逃則如之何而可乎讀周史見守禮殺人世宗寢而不問蓋進任天下重矣

而子於其父亦至矣故寧受屈法之過以申父子之道其所以合於義者蓋知權也君子之於事擇其輕重而處之耳失刑輕不孝重也刑者所以禁人爲非孝者所以教人爲善其意一也孰爲重刑一人未必能使天下無殺人而殺其父滅天性而絕人道孰爲重權其所謂輕重者則天下雖不能棄而父亦不可刑也然則爲舜與世宗者宜如何無使輟叟守禮至於殺人則可謂孝矣然而有不得如其意則擇其輕重而處之焉世宗之知權明矣夫

皇后劉氏

世宗三皇后貞惠皇后劉氏不知其世家蓋微時所娶也世宗爲左監門衛將軍得封彭城縣君世宗從太祖于魏后留京師太祖舉兵漢誅其族太祖即位追封彭城郡夫人世宗顯德四年夏四月始詔彭城郡夫人劉氏追冊爲皇后有司謚曰貞惠陵曰惠陵

皇后苻氏

宣懿皇后苻氏其祖秦王存審父魏王彥卿后世王家出於將相之貴爲人明果有大志初適

李守貞子崇訓守貞事漢為河中節度使已挾異志有術者善聽人聲以知吉凶守貞出其家人使聽之術者聞后聲驚曰此天下之母也守貞益自負曰吾婦猶為天下母吾取天下復何疑哉於是決反而漢遣周太祖討之逾年攻破其城崇訓知不免手自殺其家人次以及后后走匿以帷幔自蔽崇訓惶遽求后不得遂自殺漢兵入其家后儼然坐堂上顧軍士曰郭公與吾父有舊汝輩無犯我軍士見之不敢迫太祖聞之以謂一女子能使亂兵不敢犯奇之為加

慰勉以歸彥卿后感太祖不殺拜太祖爲父其
母以后夫家滅亡而獨脫死兵刃之間以爲天
幸欲使削髮爲尼后不肯曰死生有命天也何
必妄毀形髮爲太祖於后有恩而世宗性特英
銳聞后如此益奇之及劉夫人卒遂納以爲繼
室世宗即位冊爲皇后世宗下急多暴怒而後
嘗追悔每怒左右后必從容伺顏色漸爲解說
世宗意亦隨解由是益重之世宗征淮后以帝
不宜親行功諫止之世宗不聽師久無功遭大
暑兩后以憂成疾而崩議者以方用兵請殺喪

禮於是百官朝臨于西宮三日而釋服帝亦七日而釋葬於新鄭陵曰懿陵後立皇后符氏后妹也國初遷西宮號周太后

世宗七子

世宗子七人長曰宜哥次二皆未名次曰恭皇帝次曰熙讓次曰熙謹次曰熙誨皆不知其母爲誰氏宜哥與其二皆爲漢誅太祖即位詔賜皇孫名誼贈左驍衛大將軍誠左武衛大將軍誠左屯衛大將軍顯德三年羣臣請封宗室世宗以謂爲國日淺恩信未及於人而須功德大

成慶流于世而後議之可也明年夏四月癸未
先封太祖諸子文詔曰父子之道聖賢不忘再
思天闕之端愈動悲傷之抱故皇子左驍衛大
將軍誼左武衛大將軍誠左屯衛大將軍誠等
載惟往事有足傷懷宜增一字之封仍贈三台
之秩誼可贈太尉追封越王誠太傅吳王誠太
保韓王而皇子在者皆不封六年北復三關遇
疾還京師六月癸未皇子宗訓特進左衛上將
軍封梁王而宗讓亦拜左驍衛上將軍封燕國
公後十日而世宗崩梁王即位是爲恭皇帝其

年八月宗讓更名熙讓封曹王熙謹熙誨皆前
未封爵遂拜熙謹右武衛大將軍封紀王熙誨
左領軍衛大將軍蘄王

皇朝乾德二年十月熙謹卒熙讓熙誨不知其
所終

嗚呼至公天下之所共也其是非曲直之際雖
父愛其子亦或有所不得私焉當周太祖舉兵
于魏漢遣劉銖誅其家族於京師酷毒備至後
太祖入立遣人責銖銖辭不屈太祖雖深恨之
然以銖辭直終不及其家也及追封妻子之被

殺者其言深自隱痛之而已不敢有非漢之辭
焉蓋知其曲在己也故略存其辭以見周之有
媿於其心者矣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